

家风传千年

◎崔斌 文/图

在青州博物馆,东汉“宜子孙”玉璧在显眼处接受着万千炽热的凝视,一面清代“五子登科”铜镜立于展柜,还有那些刻着家族祈愿的砖瓦,铭着传承心语的铜器,都在以无声的姿态,诉说着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执念:以家为根,以传承为脉。这些青州大地上的文物,带着人间烟火的味道,将家风传承的朴素祈愿,凝于玉、铸于铜、刻于石,跨越千百年,依旧能触碰到中国人心底最柔软的角度。

东汉的“宜子孙”玉璧,是青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,是古人对家族繁衍诚挚的期许。

这块玉璧出土于青州市谭坊镇的东汉贵族墓,白玉质,间有墨色,玉质温润,玉材罕见,玉璧内区饰有158个乳丁,外区饰蟠螭纹,出廓于方两边透雕双龙纹,钮中间透雕篆书“宜子孙”三字,古朴遒劲,乃“子子孙孙宜室宜家”之吉祥用语。玉匠巧妙利用该玉璧白色玉质上云状墨色部分的特点,因材施艺,艺尽其材,琢成一活灵活现的双龙,出没于祥云之中,充满动态艺术的韵律美。该玉璧保持了和谐统一的美感,是汉代玉器的上乘佳作。

玉,温润坚贞,不腐不蠹。古人以玉为殓,本是寄望灵魂不朽,而将“宜子孙”刻于玉璧,更是对后代的护佑,凝入这方温润之中。据专家推测,墓主人为汉室后裔,身处风雨飘摇的年代,纵有富贵权势,终是抵不过时光流逝,唯有家族的生生不息,才是最值得珍视的财富。

玉璧之上,“宜”字是核心。宜室,是家宅安宁,烟火缭绕;宜家,是人伦和睦,亲族相融;宜子孙,便是血脉相续,薪火不绝。这份期许,从来不是贵族的专属,而是刻在每个中国人心底的朴素愿望。

汉代的青州,地处齐鲁腹地,齐文化的开放包容与鲁文化的礼义仁厚在此交融,人们既重现世的安稳,更重后天的发展。这块“宜子孙”玉璧,虽出自贵族,却道尽了所有中国人对家的期盼:家是港湾,是依靠,是无论走多远,都能回头的地方;子孙是希望,是延续,是让家族精神永远流传的载体。

与“宜子孙”玉璧的温润祈愿相呼应的,是青州博物馆的清代“五子登科”铜镜,它将中国人对家族传承的追求,从“血脉繁衍”延伸到“文脉相传”。

铜镜呈圆形,镜上的鱼鳞纹连绵不断,方框之中铸“五子登科”,铜镜中央装饰一片万字纹。其纹饰依旧清晰,铜锈更添了岁月的厚重。

“五子登科”的典故,出自五代后周窦禹钧之事,其五个儿子皆品学兼优,先后登科及第,成为千古美谈。“五子登科”也成为民间受欢迎的吉祥语,铸于铜镜,刻于木雕,绘于年画,成为人们对子孙读书成才、家族文脉延续的美好期许。此间,自然先有“多子多福”的意味,而五子都登科,更是对家族仕途显达的盼望。

这面“五子登科”铜镜,体现了民俗,是流行于明清时期的铜制生活用具。清代,青州经济繁荣,文化昌盛,书院林立,读书之风盛行。人们深知,血脉的延续固然重要,而文



东汉“宜子孙”玉璧。

化的传承、家风的培育,更能让家族长久不衰。

铜镜,是古人日常的用具,照容颜,也照初心,将“五子登科”铸于铜镜,便是让子孙在晨起整冠、临镜自省之时,能记起读书向学、修身立德的使命。这面铜镜,虽没有玉璧珍贵,却更具人间烟火气,它藏在寻常百姓的生活里,将“耕读传家”的理念,融入日常点滴。

而“五子登科”的盛况,在现实中也相似的情景。青州博物馆有一方“刘翔墓志”。刘翔是明朝时期的重要大臣,他忠君爱国,清正为民。在刘翔去世后,弘治皇帝赐祭联:“忠禔于国允称一代名臣,孝表于乡堪为三朝元老。”作为海岱名门世家,青州刘氏家族的灵魂人物就是刘翔,他严于治家,倡导“诗书继世,忠厚传家”,因而子孙后代人才辈出。刘翔的后代,在明代科举中出过多位进士、举人,在朝廷和地方担任要职。墓志上,

有词句“履道德之坦途,辟仁义之正路”,褒奖刘翔的良好品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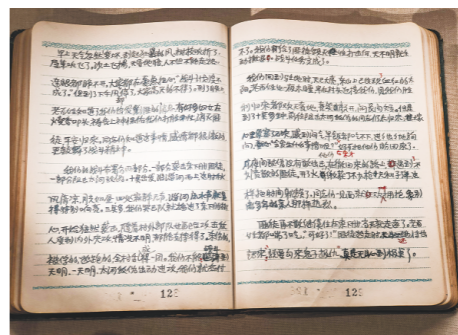
与“五子登科”铜镜为邻的,有清代的“状元及第”和“喜报三元”铜镜,它们同样寄托着民间对科举入仕的强烈渴望。这些渴望的终极体现,便是明状元赵秉忠殿试卷这样的文物。赵秉忠殿试卷之所以能留存至今,源于其后人对家族荣耀的无比珍视与世代传承。1983年,赵秉忠后人将状元卷捐献给青州博物馆,成为见证家风与文脉的瑰宝。

那些墓志上的古人勤学故事、日常用品上的“学而优则仕”的浸润,都诉说着古人对“文脉传承”的重视。中国人的家,从来不是简单的血缘聚合,更是文化的载体,家风的传承。

在青州,这样的文物还有很多。明代抗倭名将邢玠的家族墓葬中出土了一些金冥币,上面有“万年祚胤”这样的文字。



清代“五子登科”铜镜。



冯毅之抗战日记。

“祚胤”一词,见于《诗经》“君子万年,永锡祚胤”,原指上天赐予的福泽延续至后世子孙。逝者已去,家族在哀思之余,希望把福泽永远传递下去,让后代子孙繁荣昌盛。

青州博物馆的汉代瓦当,上书“千秋万岁”“永奉无疆”。东汉的一块铭文空心砖,体量较大,出土自谭坊镇马家院子,上面“千秋万岁”的文字,模印在砖体的上下左右,气势俨然,当年的祝愿穿越千年扑面而来。明代衡王府牌坊上镌刻“孝友宽仁”“大雅不群”,寥寥数字,却是一个家族的精神表征。

在青州,还有许多看似平凡却藏着传承密码的文物。

冯毅之是青州的革命作家和抗日英雄,他的人生充满传奇。冯毅之的诗集手稿和抗战日记捐献给青州博物馆。他在诗作《别了淄流》中,流露出对故乡的

深情:“多年来我踏过每块山石,曾饮过四季甘美的淄水,日日夜夜残酷战斗的日子,鲜血凝满了芳草雪地。高山呀!你为何还不回转?流水呀!你为何还在呼唤?我不是无情不愿留恋,为了迎接胜利只好再见。”

冯毅之的日记,也颇为接地气。他在日记中记述了一次剿匪战斗:“早上天气忽然变坏,刮起狂暴的风,树枝吹折了,屋草吹飞了。沙土飞扬,天昏地暗,人不但不能走路,连眼都睁不开,大家都在忧虑担心,“战斗计划完不成了”。但到了下午风却停了,大家高兴得不得了。到了晚上,老百姓知道了我们出发剿匪的消息,有好多妇女在烧香叩头,祷告上神保佑我们打胜仗,消灭匪徒,平安归来。同志们知道这事情,感情都很激动,更鼓舞了战斗精神。”可见,当时的军民鱼水之情多么深厚。

这次的战斗部署分两部分,一部分袭击东下册匪徒,另一部分阻击太河敌伪军。冯毅之带领的一支队伍天亮时胜利回到驻地,但是到了十点多钟仍然不见阻击太河敌伪军的同志。此时,冯毅之描述战友们的焦急心情:大家心里像塞了石块,感到憋闷,早饭都吃不下,进进出出地询问,会发生什么事情呢?好歹把他们盼回来了,同志们一见面就欢呼拥抱,像离别多年的亲人那么热烈。匪徒们再也不敢继续住在东下册,当天就走远了。老百姓都喘了口气:“可好了!”这些文字里的战友情,老友情描写也都是朴实的,鲜活的。那些蓝黑钢笔在本子上的书写,一些红笔的修改之处,更是透着那段岁月的质感,令人走进了那个硝烟弥漫的年代,回顾感人的往事。

不管对于冯毅之的家人,还是如今的我们,这些文物的真实感和情感力量都是无可替代的。先辈的影响是强大的,冯毅之家族“一门忠烈”,被誉为“红色之家”。

在青州博物馆,“一门九烈”的烈士刘旭东使用过的钢笔、玻璃镇尺、提篮,依旧放在那里,仿佛还带着刘旭东的气息,让人感觉那个顶天立地的硬汉子还在一般。脑海里浮现他在书桌上用笔书写“宁做战死鬼,不做亡国奴”,他挎上提篮去宣传,积极筹建儿童团、妇救会、农民协会……

可见,中国人的家庭观,从来不是孤立的,而是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。“家是最小国,国是千万家”,家庭的风气,是国家精神的基础;家族的传承,是民族文明延续的保障。

千百年间,器物的形式在变,祈愿的文字在变,但中国人“以家为根,传承为先”的理念,从未改变。

人们将祈愿凝于玉、铸于铜、刻于石,是因为他们深知,肉身易朽,而器物长存。他们希望通过这些坚固的载体,将对家族的期许,对传承的坚守,留给子孙后代。而这些文物能保存至今,不仅是因为材质的坚固,更是因为它们承载的精神,能引起后人的共鸣。

家,是中国人的精神根基;传承,是家族生生不息的密码,青州博物馆的这些文物,正是这文化根脉真切的见证。

潍上流风



前埠下遗址：一抔黄土里的岁月遐思

◎刘志伟 文/图

一个冬日的午后,我站上了这片位于潍坊市寒亭区朱里街道,名为前埠下的高埠。

脚下是比四野村落高出五米有余的土台,在斜阳里泛着温润敦厚的黄。风贴着埠顶稀疏的枯草掠过,沙沙的,像是极远处传来的含混耳语。朋友说,这是“人类曾经生活过,而后又被遗弃的地方”。我便不由得放轻了脚步,怕惊扰了什么。

保护区的标识牌寂寞地立着。我翻开随身带的资料,那些铅字便活了过来,与眼前的光景叠印在一起:“潍河西岸一东北—西南走向的高埠上”“与河东岸高埠遥相呼应”。这片土台,曾是绵延约八千年的梦的温床。最深的文化层厚度有两米,那是时光一层层躺下、睡去,压成的册页。后李文化与大汶口文化的叠存,便在这册页里交错、更迭,静静地诉说着潍河岸边最早的炊烟是如何升起的。

俯下身,指尖触到的是松软微凉的土。就在这看似平凡的土层下,1997年,因修建潍莱高速公路,取土的铁锹偶然叩响了沉睡的门扉。省里的考古专家来了,像最耐心的读者,细细拂去时光的尘埃。于是,3000多件遗存重见了天日:陶的厚重,玉的温润,石的朴拙,骨角牙器的精巧……它们曾是先民掌中的温度,是眼里的光,是生存的依凭与美的寄托。而今静默着,却比任何喧嚣都更有力量。

资料里那一长串动物骨骼的名目,在我心里铺开了一幅洪荒画卷:蚌蚌、青鱼、野猪,梅花鹿、水牛……那时的世界,定是喧嚣而丰饶的。潍河的水势想必浩荡,两岸



前埠下古文化遗址。

森林蓊郁,草甸连绵,河汉如脉。虎豹的斑纹在林隙间一闪而过,鱼群的脊背划开清激的水面。气候也比今时温润,年平均气温要高上四五度,恍若江南。先民们便在这片乐土上,持着石矛追逐鹿群,他们的呼喊与

欢笑,或许就融在穿过八千年吹到我脸上的风里。

闭上眼,那风里似乎还漾着谷物被碾轧时散发的清香。我仿佛看见一位母亲,古铜色的脊背弯成坚韧的弧,双手紧握着

石磨棒,在微凹的石磨盘上往复滚动。金黄的籽粒在重压下迸裂,那是最初的文明从坚硬现实中迸出的星火。她身后,该是无边的、被春风抚弄着的浓绿庄稼吧。阳光泼洒下来,土地褐黄,禾苗青碧,庄严如仪式。而那些掺着白色滑石颗粒的红陶器——这遗址独有的印记,就静静地立在田垄边,盛着粟,盛着水,盛着日复一日的烟火与盼望。

循着依稀的指引望去,先民们的家园仿佛从土层中浮现。那些圆角长方形的居所,约莫十五步见方,门向北开,巧妙地背对着可能泛滥的河水。立柱的洞窟深邃,底部垫着坚硬的石板;木骨之间糊上湿泥,便是墙;木杆为梁,茅草作顶,再压一层厚泥——一个足以遮风避雨、收纳悲欢的“地屋子”便成了。尤其令人动容的是那细节:门边搭了棚以遮雨,柱洞用火细细烤过以防腐。这莫名的熟稔,直到想起《诗经》里“穹窒薰鼠,塞向墐户”的句子,才恍然。原来对家的眷恋与经营,早已刻写在我们血脉的最深处。

这里曾是一个母系氏族的栖居之地。生时聚居,死后亦不忍分离。那三十二座规整排列的墓葬,分作南、中、北三区,像是三个永恒的家庭。独葬、合葬、群葬,形式不一,随葬的陶鼎、陶壶、玉珎却透着同样的虔诚。尤其是那些合葬的遗存,骸骨相藉,沉默地诉说着超越死亡的紧密联结。远古的亲情与信仰,凝固成不朽的考古学篇章。

在村委的屋里,我看到了几件村民捐献的陶器。粗糙的红陶胎体中,白色的滑

石颗粒依然清晰,像散落的星子。就是这些不起眼的器皿,证实了此处属于后李文化。这一发现,如巨石投水,将潍坊地区人类活动的历史,从大汶口文化的约5000年,猛地推前了3000载。更重要的是,它首次将后李文化的踪迹,清晰地印在了潍河流域的地图上,让山东文明的源流,显得更加深广绵长。

夕阳渐渐沉向埠下。我的影子被拉得很长,仿佛要触到那些古老的房址。这里,后李的根基与大汶口的枝叶交融,堆积成一部无字的史书。它不仅是构建山东史前谱系的关键环节,更为探询中华文明的起源,提供了一束不可或缺的潍河之光。省级文保单位的身份,“山东百年百项重要考古发现”的荣誉,于它皆是实至名归。它静静地证明着,潍坊寒亭这片土地,在文明初曙的时辰,便不曾缺席。

环顾四周,除了几方标识与简易围栏,便只有风与荒草为伴。往来乡人,或知其“古”,未必知其所以“古”;远方来客,更难以知晓脚下竟埋藏着8000年的生息与歌哭。

暮色四合,我该走了。轻轻掸去衣角的尘土,像结束一场漫长而宁静的对话。这不是一片普通的土台,这是文明扎根的地方,是时间层叠的厚重史册,也是我们得以回望来路,确认自身坐标的精神原乡。

回望处,埠上已模糊,只有天边最后一抹暖光,温柔地覆着那片苍苍。我期待着,有一天,这片沉睡的土地能够苏醒,将它见证过的所有晨曦与黄昏,所有生存与逝去,从容地说与人听。